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一謹

宋文帝八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七年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拔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食復好殺及御力耕好種豆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甄鐵油冠火端轆轤接機板木上置敗油散因燒火內幕中射油狀若火立燃復以油點燒之則僵擣盡焚謂之大箭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麾旨曰燒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保兵來赴者日以千數僅三千萬斛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賊財既已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彼各為奸營而以其人分配私所委糧者長和西納財所賈歸唯乞賈家付匹布賣大梨八百斛是宋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敕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玄謨主不知為半營半焉而戰矣蓋於時已有失心矣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閻內侯代人陸貢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據懸城中且登城視玄謨

營尚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東號百萬鼙鼓之聲震動天地。鼙鼓未絕玄

謀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

先是玄謀遣鍾離太守經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_{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平城主鍾離郡屬南兗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曰河}

水達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注云保護之名石濟即此處先者萬船_{何古我翻}穿手又續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

馳書勸玄謀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_{事見一百一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六年况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頤以屠城為急

玄謀不從使玄談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臺_{魏兵隨至因無以善其後也}以善其後也及玄謀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謀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船

{戶縣相望立龍網斷舟楫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斷音桂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何古我}

胡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謀{時即亮相慶之曰玄謀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謀遣蓬試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魏主小子併殺佛寺懶控弦百萬豈玄

謀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時_{時即亮}胡斌乃止斌欲固守碭磧

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來逼清東非國家有也未逼謂
越鴻濶而逼東人幸冀界清東謂津水以來也鴻濶孤絕復作朱脩之謂
臺耳未堵之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八年復扶又相下復不同會詔使至不
號試等退師使疏更稱試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聞外之事將
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曾不能用引漢高帝之言
空議何施試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史經也亟叱音止而謂慶之
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耳學指本音且質舊傳能以
耳聽人所請說者而學之試乃便王亥謨成鴻礮車坦垣護之據清口清
水南通淮北通河此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逕青縣西不失去
汎亭南汎水從東北來注之汎云禹貢之所謂清口也自帥諸軍還廢城
附註曰率下同自此以上皆王亥謨成鴻礮車坦月麗法起等諸軍入盧
氏霸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御諸曰齊御元景自
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百丈崖在汲谷西法起等進攻弘農卒未拔之擒
魏弘農太守李勃古拔薛安都留光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自開月
以下皆柳元景攻開陵事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
陽尚書長孫真趣馬頭流納口馬頭郡故淮南雷澤縣地晉安帝立馬頭

郡因山崩而名蜀南黎州宋属徐州將即亮湖地七縣翻下同楚王建趣
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鄧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

鄧山

考異曰宋史云武子主鄧山今从後魏書魯郡太守崔鄧利為魏
所擒宋書鄧時治鄧山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秦始皇二十二
八年上鄧嶧山立石頌德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尾

公自清東進屯留城

魏故地移志清鄧蕭縣有蕭城故鄧之留縣有留

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特
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敗補晉湘步尾公遇玄敬引兵趣蕭橋欲渡清

西沛縣民燒蕭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為宋兵大至爭渡蕭水水絕注池
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霖陂東流已氏又平樂縣又東逕豐縣故城東又

東合黃水水土有梁謂之危橋沛縣民燒蕭橋兵溺死之然也又東
至沛縣故城南溺死者殆半自此以上魏主欲遣諸將軍之詔以抑元景

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
督。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陝失去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捷

日丙未夏作張是連捷今從不言。陝二萬度脩救陝自洛至陝有西隣之
險。師。續曰光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續年寄翻丁

安都怒脫兜鍪解鎗，鑿鼻孔，唯著絳納兩當衫，著厚黑韁，荷審心後，當
臂，渭之兩當。馬亦去其裝，曉日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
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主羌昌翻，將士入胡陳，皆曰：‘汗月而亦翻，史仲子猶休升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南谷闖至，魏兵乃退。元景
遣兵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一軍之時，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
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陳誥曰：‘津曾方平謂安都
曰：‘今勍敵在前，勍爭先，拒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
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
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斷而後繼，易
之更入。諸軍奮奮自旦至日晏，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捷及得卒三千餘級。
其餘赴河，墮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是役，少祖、少卿、齊侯、十絕、翻、序、下江翻。明日，元景至漢，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
也？’少祖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城族以時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
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祖北指，當使仁聲先路。先之，義翻，
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聞中臺禁所在，謀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開中
盡釋而還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主妻

之地四面登山時羌胡守依山而居自為聚落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
入柳光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光景使薛安都斷後斬丁當頭引兵歸襄
陽語以光景為襄陽太守此以上抑光景攻關敗軍魏永昌王仁攻懸瓠
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發卵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
於尉武時即亮期騎守家湖考異曰宋書及南平王錄皆作尉武
康祖傳云去壽陽數十里然則非尉武也今從康祖及宋書傳作尉武
今據述約志秦郡有尉氏縣秦郡治堂邑屬南兗州南平王錄所統其
地又不在壽陽北數十里溫公之考載精矣按北史始錄始尉武亭名
劉康祖戰死于此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隨陳軍皆有主翻欲依
山陰間行取至同古亮謂取至謂取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
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
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
踝踝胡尤翻足踝已康祖身被十創被髮衣韁剗劙良絕意氣彌厲擬分
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其闕有
流矢貫康祖頭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考異曰康祖
傳云大戰一日一夜人云唐光者太平今從宋書南平王錄使左軍行參

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妄。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頭。使三郎將掌之。三郎將。孟王。內三郎。魏將

衛士曰。三郎將。即亮翻。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斬丁晉翻。抱鎖。失斧。脰

脰。晉翻。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樂嬰城固守。日

此。以上三魏安向。尋陽東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

少。尚治翻。下同。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

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

歷城。徐陵曰。陳。桂。七。許。鉞。分兵配護。軍。蕭。思。詰。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

勗。欲席卷奔鬱洲。東海郡轉給。赤木海。十有。晉。洲。今。赤。木。海。是。其。地。未。始

三。半。於。九。偽。上。青。州。奉。學。馬。青。集。二。州。劉。文。治。所。大。境。口。保。鬱。首。半。自。海

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判。不。大。也。惟。二。議。彌。日。未。決。沈。慶。之。之。議。自。彭

城。趨。歷。城。猶。日。上。於。延。何。蕭。之。張。則。主。於。今。追。月。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

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賛。時。津。郡。治。蕭。城。張。暢。以。安

北。長。又。革。沛。郡。太。守。高。亮。亦。贊。助。也。言。抗。聲。以。附。友。其。議。也。今。城。中。乏。食

水。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從。耳。高。亮。翻。水。潤。之。關。也。此。古。門。守。漢。因。百。姓。無。從。得。去。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

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蹙。若舉此計，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義恭嘗嘆曰：「諸軍皆是故日總編。何嘗從人督道，民恭為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義恭於叔父之敗，小字達氏，徐州刺史治彭城，以曰城主。後叔父又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龜塲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戲馬臺在彭城城南，其高十仞，廣袤百步。頃日所至也。馬文恭之敗也，陳主崩應沒於魏。此上蕭何之敗也。崩，苦極。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甘蔗，舊說文所謂蔗也。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蔗之反顧，武陵王骏與之，仍就求穿驥。穿駢，日穿施骨肉以善而善者。穿，音節。時人曰：「吉於負索而賦物，故曰穿施。」魏主雖異心，絕於國之奇富，骨肉內轉如故。英义主，節也。秦始皇初至平輿，日三百里也。取法武公先臣是矣。之所貴，未盡其量，終不无古語。謂之盡往，當是之。傳，夏荷也。今云船施，蓋宋音之特。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詔裘餉駿、索駢及驥。驥，蓋胡語。又馬牙堅，對從走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贊出見我。」楚興，日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而寫達。」

立制相持也。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楚越絕世也。言懷不雙時待
詳盡所懷也。備守乃邊鎮之黨，悅以使之，則勢而無悲耳。易第對舉辭曰
悅以先民，民忘其勞。魏主求甘餌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鰐及九種鹽，胡
跋孝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土上日中食黑鹽，處於氣
滿之米之六味，以酒而蒸，胡鹽秦日為咸，或鹽茶諸食，亦益酸鹽為盡鹽，四種
並非食佳，故是矣。謂之說文曰：配鹽兩事也。謂政胡人所造，本與戎同土也。
後人謂之，事多類也。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戶前耕不齋樂
具。孝伯問暢，何為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
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殘，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
戲。左傳：晋蒐狩于城濮，是合。子玉遣使謂華曰：昔與君之士，戮辱既
深，誠若亡之朝。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晋大夫叔父，葬唐侯之子，
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錢意太尉安死，何不遣
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我為人。若
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奉書。諸佐謂佐吏也。僮幹，則給使令者。是魏主此
言，「將軍有人，陽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宋桂所具。李尚
書親自衛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這，後人謂之，事多類也。孝伯又曰：

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圖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
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遂郢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據歲入寇
諸將倒曳出之郢山多石高土人謂凡高嶺相率入保歲以避兵故孝伯
云其魏主賜其餘生今從住此暢曰王玄謨南上偏將不謂焉才但以之
為前驅大軍未至河水向令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
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是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
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器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用兵有機不
用相譖治平名鴻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瓜步山
在秦郡射氏縣界射氏隋屬六合縣南北對境西曰今瓜步山即瓜步
城之也時建日率徒士卒縱南事若辦彭城不得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
所顧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豫若虜馬遂
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先悉萬頭虜馬飲江水佛狸死郢牛
佛狸頭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
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采芝而行日夕又恨不執手暢曰君
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矣交使在其間夫事
行人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威聲然宜速請上起暢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

自漢中西入豫 擊高幹之陰平 平武卷平 陰平漢侯 姜榮為西哥
計 請曰 李文德擊高幹之陰平 平武卷平 陰平漢侯 姜榮為西哥
平 陰平漢侯 姜榮為西哥 陰平 陰平漢侯 姜榮為西哥
水陸并進也 宋白日陵寺今大州平武今銀川渠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
遣文德伐突厥不克 被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成茂蘆臺被覽
徒溫胡秋才男歸 丁未大赦 魏主攻彭城不克 十二月丙辰朔
彭城主出山陽承昌王仁出橫江浙過無
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
不殘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已未
魏兵至淮上 考異曰 魏
本紀云丁卯至淮者本是己未唐主惟齊宋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故
之上便納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時郎亮數至盱眙魏主已過淮口
詔旨所付質使充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燈之營東山充而佩劍
牙角韁 考異曰序傳作臧燈之營臧將軍毛櫟
祚據前浦東山前後皆在盱眙城左石東山在今盱眙城東南東山之北
盱眙東山東安山之東則龍山湖南則都梁山又都梁山之東北則古縣
城城此遇湖河之水東流揚茅越以入東流當限河口則石山魏太武作
碑於此自此後淮水稍東則蕭山質營於城南 考異曰本卷上皆七言詩

城北今復來書已毋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後兵不敢救澄
之姦之孫城寺高祖教皇后之兄熙祚脩之之兒子也毛脩之後高祖為
特青天之耿直了朴達後人子既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轎重器鐵單將七
百人赴城坐立用韜持印亮劍初時賄太守沈璞到官時賄縣前漢屬縣
淮郡後漢屬下郡國晉後蜀先在郡者安帝永平時始郡名為裕信軍王
玄謨猶在滑臺注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錢儲矢石為
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軍多棄城走或勸
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大復何懼大會於後方又謂若內薄
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薄伯本胡柰何去之諸軍嘗見
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敢者乎晃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王季王
邑以古萬敗於晃陽昔高宗以二十萬敗於金州故曰月牙之計收城威
下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反城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
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正可容兒力耳晃陽地狹人多
鮮不為患并急攻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
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深入九淵致滅絕正
是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毛子偽翻

舟楫之計固已久。自虜之殘害苦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王船曰。因舟而濟則明甚。何患乎莫濟。今兵多則虜退遠小則退緩吾寧可取專功而留虜乎。乃閉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固與樓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齋程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十人守盱眙。守盱眙以無糧。又得盱眙。自附大眾南向。因是盱眙得益完守備。明年魏主還。次盱眙不克。張本。附。清口。來。庚午。魏主至瓜步。蒙民廢舍家音。傍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持拂而立。急則逃走。行戶可掬。又如。捨。子。沿。船。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凡人户。免丁。無論多少。盡發之。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遡邇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今太平州當金陵北三十里有采石山。山下有采石磯。暨陽今江陰縣。追。部。山湖。戶。縣。湖。五。古。鄧。湖。六。七。百。里。太。子。幼。出。鎮。石。頭。總。統。水。軍。舟。陽。尹。徐。漢。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漢。兼。領。軍。軍。事。處。置。憲。以。委。屬。麾。昌。昌。

舖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謂唯江徐勞北伐之計甚良之議多不同也少許第韻令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懼賄大夫之憂乎之過也又曰糧道濟若在宣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莫府山在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度江水據上導建康府於其上木西日元帝度江休後荒落以奇石石縣山名秦山莫府之名自此南史莫府山在臨沂縣觀望形勢購魏主反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齋野葛潤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野葛有毒食之殺人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艷屋考異曰施帝紀云營未半葛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謂此也今從本書魏主不飲河南水以索驍負河北水自隨鉤上索驥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鉤以珍羞異味奉幣者奉鉤會清坐而已趙立建辦魏主得黃甘即歎之坐時令之酒唯使愚陋又後覽網并大進鄭酒荊州記曰長沙郡郡縣有郡湖周近三里取湖水為酒因極其美故名曰衡州衡陽縣漢郡縣地至康曰郡晉太康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娶此孫我以女娶武陵王自今匹馬不獲南顧好呼鉤。參。七鉤。復使人報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

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汪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勸懇謂湛曰：今三王在
阨，而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傑在壽陽，已詎宜苟執異議。
特納為此。可在年前，我居布就緝，居表緝。勸又言於上曰：北伐敗，修數州
淪破，獨有浙江、漢徐、徐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
可；不特異議也。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文帝知於此時已有微迷之心。
魏亦竟不成婚。李真、吳紀、宋紀云：甲子，義隆使敬百率東其方物，又請
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卒以時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敬百至建康。
齊書之記皇孫為書致馬道問此皆誤。文季詳今從宋書。

史記釋文沃火烏賂切。準之俱候謂視候而伺候之也。奄至本捨切。忽
之毫之。琨古津切。鑠當切。鑠，音切。鑠，陳已。或作秦大鈞。古疾切。劫
屬檻牒。牒與女匣也。本檻，測量切。鑠，本鳥之畜。百丁，琅邪氣也。閭
便從閭道而遣使之。桓譚之上而无切姓也。譚之其名環飼。謂玉環金
鎖也。譚誣非歟也。供帳上屋角切。下如亮切。供其帳設也。繕，端狀也。詳
見本卷上。障之毫忽。龍丈。漏也。謀及歸切。及問也。伎手。時望後，猶鬼譖
之。始初，葛太宗也。史事座也。固爭之也。續曰：轉都標上相遺貌也。

標某奉音平達切。嘸類如淳曰。無復有活而棄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達。馬無黑頭愈大餘切。又大同切。怒也。恚怨恨也。翟黑子翠亭立切。姓也。黑子名。僅枝洪切。僅僅。餘豐過也。罪也。繫之刑。切參注也。檻內。廣然
侈也。半之内也。漫其消謂之漫。噉歎衆口悲也。博。勸也。賑。多切。饑也。和好謂相和同而愛好也。無厭無厭謂不足也。桑乾川此音干。在代郡。
鮮卑相熟切。古名東胡別種。因保北山邊以鳥逐療。力照相參。角說文。
只治也。挫及脚切。跂。望樂足而望也。極。按秦韻云。昌訛無切。語音蒸之。
上聲。易折馬壯吉族生姓。質釋云。搖故之極為壯云。舉也。伏是容云。
濟也。王禹云。伏也。于夏作折折取已。芮芮如稅切。尚不誠款。苦營切。意
有所欲也。獨角丸。其是也。左傳。孽如逐先。爭人角之。或人持之。手叶刃
共破也。汗龍。汙水。脫山。在後魏之地。倩使假也。財賄上。况子。切下與之。
切賄淮也。趣。邊續切。蜀也。幢主。宅江切。掌號。幢主。主允品。下皆器械。
謂。余切。內藏日器。外藏曰械。慎很也。撤。互列切。去也。道作徵。榜頭分房
切。他名。在汲郡。秦後無。鞞鼓。鼙上鼓也。釋名。鞞。鼙也。鼙助鼓節也。舸。大
船也。方言。南楚江湖謂之舸。鐵鎖麻索切。或作鎖。長柯斧柯。名何切。既
丈斧柄也。佛狸里之切。控弦。苦戛切。笄也。笄音付。又箇。北切。幢也。幢也。

兜鍪上當侯切下莫復切。有後此鑿或作革鎧。可多切。甲之環名突陽。
上坡後切下直追切。龍中雷也。幽谷闊盈謂之龍。山嶺
山形如龍故稱。孟闡漢武帝建於新安。勦敵獲也。春秋傳。初敵之人目
異。朴色如鶴。久日在西方。時樹也。脯脊漢切。日加申時創傷也。蘄應社
也。應其名。橐鞬上音訖。下候何切。掌招曰。背肉縱索。故云橐鞬。隍胡也。
効械也。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牒也。凡切。牒也。剝北音牒。剝劍也。鼙打
鼙始大疫已。通作鼙。鼙房越切。鼙窮或作鼙。邇也。艦戰船也。方就板
以槳。大族如主。朝請才性峻。鄴酒相宋。野縣之酒。猶秦河多美酒也。
稱桑落酒也。幾至主。依切近也。僵。攷文備也。胡三省釋文。辨誤二十七
年。魏主圍懸瓠。施大鉤於衝車之端。大鉤橫丈余。鉤頭皆
木片。余謂如古者吳钩之鉤。可以言韻聲。此所謂大鉤者。方詩以首鉤後
之鉤。言鉤大鉤於衝車之端。以鉤撞壞。則其鋒明矣。筠筠亦蓮使。連輸
誠款。史記精丈男苦苦。即噭噭。曉曉。呻吟。森然。嗚嗁。嗁。兩人
詠緋夷。首首流於本書。李太白而文。皆以曉曉為苦苦。促南人語音也。
趙完璧源委。綱音。急疾。音為皓反。淮也。射音。全本及慎候。謂曉曉坡。何
也。春音。曉也。琴音。毛縵音。古樂天。衝車衝城。車。樓堞音牒。魚接上古